

结果补语“V完”与“V好”的对外汉语教学对比研究

黄馨仪

(四川大学)

摘要:“完”和“好”经常作为结果补语出现在动词后,在二语教学中的使用率较高。“V完”和“V好”结构相似,有相同语义,这种情况造成了二语习得者在使用“V完”与“V好”时常常出现偏误。因此,本文主要从语义、句法结构以及语用这三个方面整理前人关于动结式“V完”与“V好”的研究,总结出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好”与“完”对述语动词的选择机制,考察二语习得者结果补语“完”和“好”的习得过程以及影响因素。最后归纳出这两者能通用及不能通用的情况,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这类易混淆的动结式述补结构,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丰富结果补语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为对外汉语教师改进课堂教学提供一些参照的依据。

关键词: V完; V好; 结果补语; 对外汉语教学

Resul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mplement "V Finished" and "V Hao"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uang Xinyi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Finish" and "good" often appear after the verb as the result complement, which is used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V complete" and "V good" are similar in structure and have the same semantics, which leads to errors in the use of "V complete" and "V good"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verb endings "Vwan" and "Vhao" from three aspects: semantic,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pragmatic, summariz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predicate verbs of "hao" and "guan", and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sult complements "Guan" and "hao"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two can and can't be used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better learn this confusing dynamic concluding struc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teaching suggestion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f result complemen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basis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V end; V Good; Result complemen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一、综述

1.1 动结式述补结构的研究概况

吕叔湘(1981)《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动词带表结果的形容词或动词构成的短语归为动结式^[1]。朱德熙(1981)《语法讲义》认为结果补语构成的粘合式述补结构,其补语是形容词或动词,如“变好、写完”^[2]。在此定义基础上,学者们陆续从句法、语义等角度对其展开研究,从语用角度涉及得较少。

在句法研究上,李小荣(1994)认为动结式述补结构能否带宾语取决于V及物不及物^[3]。马真、陆俭明(1997)完善了形容词加结果补语组成的述补结构带宾语的原因分析^[4]。

在语义研究上,王红旗(1996)指出“V完、V好”属于状态补语构成的述补结构,表示行为的改变使得相关的人、事物及状态出现,如“分完”表示人或物的消失,“办完、说好”表示动作出现新状态^[5]。结果补语只有意义比较虚的四个词“见、到、着、住”加动词构成表示动作有结果的述补结构。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动结式述补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动结式述补结构的句法功能、语法意义、所带的宾语及补语的指向等方面,但针对其语用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散见于一些重点研究其语义和句法的文章中。而本文主要集中于“V完、V好”两者,因此下文将详细归纳两者的相关研究概述。

1.2 “V完、V好”述补结构研究

相对而言,学界对“掉、成、到”等意义更虚化的词在动词后作补语研究得较多,而专文针对“V完、V好”单个述补结构研究较少,大多数都是放在述补结构的研究文献的论述中举例说明。

(一)“V完”的本体研究

单独对“V完”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句法、语义层面。

1. “V完”句法研究

在句法层面上,研究“V完”的文献主要着眼于其可用于哪些句式、带宾语情况及V的语义特征等方面。

崔广华(2007)指出“V完”中V的语义特征主要是[+持续][+及物][+自主]。并根据其语义指向分为“V完”式1和“V完”式2,

第一类“V”语义特征为[+起点][+持续][+终点],第二类“V”语义特征为[-自主][+位移][+使事物消失]。且其认为大多是及物动词进入“V完”,联系一个施事与一个受事,可以把所有的“V完”结构归为及物的^[6]。

可知“V完”带宾语不仅仅取决于动词及物不及物,还与宾语的性质如单复数、有定无定有关,且不能因“V完”有标示行为过程的结束而认定“v”必须是可持续性动词,动词也可是具有瞬间性的。

2. “V完”语义研究

在语义层面上,对“V完”的研究主要涉及到补语的语义及其语义指向、述补结构“V完”的语法意义等方面。

戴耀晶(1997)指出“V完”具有能够标示事件的终结点的语义,表示动作有结果及其事件结束的完整性,是“完”固有词义在句子中的实现^[7]。崔广华(2007)在关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根据“完”的语义指向对“V完”式述补结构进行二分,当“完”的语义指向“V”代表的动作,表示结束、完成,当“完”语义指向“V”的受事时,表示受事消耗或使用光了。

因此从“完”的词义出发考察述补结构“V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主要应以述补结构“V完”整体的语法意义入手。

(二)“V好”的本体研究

1. “V好”句法研究

在句法层面上,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V好”的句法功能、带宾语情况、加“了”不加“了”的区别及V的语义特征等方面。

马真、陆俭明(1997)指出补语加形容词组成的述补结构蕴含的语法意义和补语语义指向这两方面是结果补语能不能带宾语的主要原因。“V好”可表示某种预期结果的实现和自然结果的出现,当“V好”表示预期结果实现的语法意义时,能带宾语;“V好”表示自然结果出现的语法意义时,其带宾语情况会受到V的影响。

因此“V好”与动词句法功能等同,且“V好”的宾语会受到V的语义特征、补语语义指向、“V好”述补结构的语义这三方面的影响,且在句法层面上,对“V好”的句法功能研究有遗漏,如“V好”也可以带名词性成分充当主语。

2. “V好”语义研究

在语义层面上,“V好”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补语“好”的语义、补语语义指向及述补结构“V好”的语法意义等方面。

马真、陆俭明(1997)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法考察了形容词作结果补语的情况,分析了形容词作补语的十大语义指向,指出形容词“好”作结果补语时,在语义上既能指向述语动词所指的行为的受事,如“把图画好了”,又能指向述语动词动作的主事,如“病好了”。但大多数情况下,补语、述语动词、与述补结构同现的名词性成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形容词补语“好”的语义指向。

且形容词“好”作补语时,由于“好”具有褒义色彩,构成的述补结构“V好”可以表示某种预期结果的实现和自然结果的出现这两种语法意义,如“种好了”“变好了”。且这两类语法意义又因述语动词的自主性而受限制,前一类“V好了”中“V”为自动词,表示预期结果的实现,“V好了”中“V”为非自动词而表示自然结果的出现。

综上,“V好”中“V”有时可省略,单独作谓语,证明了“好”的实词义还存在,不及“V完”的抽象程度,对“V好”可以表示某种预期结果的实现和自然结果的出现,但可在此基础上细致划分出其他的意义,如“V好”还能表示行为主体主观满意。

(三)“V完、V好”对比研究

1. “V完、V好”句法对比

在句法层面上,马双(2010)考察了“好、完”搭配的动词在动程长短、消极积极意义、可调控性的程度,提出“V好”适用于大多数句法结构,“V完”主要作谓语。^[8]

陈忠(2008)提出“V完了”受事数量倾向复数,“V好了”受事数量单复数不受限制,这是“V完、V好”加“了”的情况,那么“V完、V好”受事成分的单复数的区别是什么呢?本人认为在这点上及前人提出的“V好、V完”搭配的动词语义的研究还能再探究,可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再多加思考。

2. “V完、V好”语义对比

在语义层面上,王秋萍(2008)以“好、完、成”为例,分析了动结式“V好、V完”在概念结构上的区别,指出“好”表示自主性动作事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果,“完”表示持续性动作事件过程完结。^[9]

丁萍(2009)从情貌特征方面来看,认为两者虽都有“结束”义,但可将“好”在V后作结果补语的语义分为“标准类”和“实现类”,而动作完成并出现某个结果是“实现类”“V好”的实现情貌,“实现类”“V好”又分“完成”和“达成类”;“V完”的语义也分为两类,一是指向与行为动作有关的名词性成分的“穷尽”类,二是指向述语动词的“完结”类^[10]。

由此可看出“V完、V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可忽视两者相互替换时表示“完成、结束”义,对此笔者持相同观点,但“V好、V完”不仅仅局限于“完成”义,两者仍有不少未被发觉的语义,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考查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首先,“V完、V好”的本体研究在句法和语义层面偏重大,且对比分析两者时,较少有明确地划分范围,“好”本身为形容词,“完”为动词,不能直接把两个有明显区别的词拿来作比较,而应该对两者相联系的共时层面进行对比。

最后,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来看,对“V完、V好”的研究偏重于汉语本体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还是有所欠缺,在教材编写、语言点讲解等方面并没有比较科学具体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建议,下面会针对两者异同结合其语义语用特点给出一些教学方面的具体建议。

二、“V完、V好”对外汉语教学建议

2.1 教材编写的建议

以《HSK标准教程》为例,结果补语这一语法知识初次出现在《HSK标准教程》2中第9课“题太多,我没做完”,语法讲解有两点,一是“v+动词/形容词”可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二是表示否定时,结果补语前可加“没(有)”,但句尾不加“了”。对“v完、v好”并没有专题单元阐述,只是简单地穿插在课文中的语法点讲解中,且对其可能式补语表达“V得/不完、V得/不好”也没有进行

扩展。课后练习量只有2例,偏少,建议结合图文展示至少5个练习以上。

第二次出现在《HSK标准教程》3中第1课“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接续上一本教材解释了结果补语“好”在V后组成的“V好”表示动作完成并且行为主体的满意,比如“喝好、玩好”,而“V完”语法点只列举了其表示“动作完成或结束”的语义,教材上关于两者语义的区别比较简单,仅仅谈到“V好”具有“让行为主体的主观满意”义,未涉及到“V完”具有“客观事物被消耗尽、没有剩余”义、“V好”具有“行为主体达成一致”义,可见其语义注释并不全面,建议加上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所谈到的“V完、V好”语义特点的主客观认识、语义内涵侧重、受事成分的单复数等方面的具体差异。

2.2 教师教学的建议

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首先应对所要教授的述补结构“V完、V好”语义、句法、语用特点的共性和差异性有所了解和掌握,其次可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式充分了解学生会出现的基本偏误,针对这些偏误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应对。而关于“V完、V好”的教学方案设计,本人认为可以主要集中于述补结构“V完、V好”语义的辨别,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并学习两者在语义上的共性和差异性。

2.3 学习者学习方法建议

从学习者角度来讲,任何语言学习的完成均依赖于学习主体的积极主动性。

初级汉语学习者可采用求解、实践、记忆等学习策略,求解即对新接触到的语言现象不懂时及时向身边同学或老师求证,如在学习“V完”一般的肯定句式“我喝完水了”时,留学生对“V完”前接特指的宾语受事成分“这杯水”能不能说感到疑惑,此时建议留学生要大胆地询问老师以验证自己的假设,可有效避免类似问卷中“这杯水喝完了”的遗漏偏误。实践即指汉语学习者可通过大量练习和交际活动,如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V完、V好”的表达,像“你吃完饭了吗”这类最常见的口语语句可适当记忆一些,再通过复述、反复模仿等策略强化记忆。

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可采用计划、监控、调节等学习策略对自己学习述补结构“V完、V好”的认知过程进行反思和研究。计划即指汉语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某一课之前提前预习,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并设置目标及学习任务。监控即指学习者在学习或使用“V完、V好”时,提问自己“是否理解其具体语义?是否会运用其正确的表达结构?”,根据这些问题,自我检查和评估学习效果,再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调节自我的学习策略和学习进度,对出现的偏误问题进行及时改正。

参考文献:

-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17.
 - [2]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09,125.
 - [3]李小荣.对述结式带宾语功能的考察[J].汉语学习,1994(05):32-38.
 - [4]马真,陆俭明.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二)[J].汉语学习,1997(04):14-18.
 - [5]王红旗.动结式述补结构的语义是什么[J].汉语学习,1996(01):24-27.
 - [6]崔广华.“V+完”动补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和语义表现[J].文教资料,2007(04):74-75.
 - [7]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
 - [8]马双.完结补语“好”“完”“成”的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 [9]王秋萍.基于概念结构理论的汉语完结类虚化结果补语研究[D].北京大学,2008.
 - [10]丁萍.动结式“V好”与“V完”的比较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
- 作者简介:黄馨仪,生于1997年,本科,四川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二学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学。